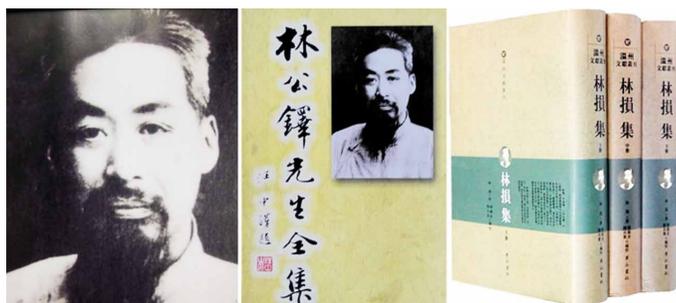


# 悲歌难遣情怀恶 笑骂翻怜醉语真 名人日记里的林损

林成楷

林损(1891—1940),字公铎,又字攻读,别号叔累,幼名慈训,学名存中。林损才学过人,但气傲自负,素有北大“怪人”之称,他这些个性且从名人日记中可窥见一二。



## 满腹经纶,恃才傲物

林损父仁果,原居莘塍上望。师从陈黼宸(字介石),介石以四妹妻之。婚后,迁居县城太平桥。生二子:林辛、林损。

在林损出生时,因早产而使其母去世,由三姨抚养成人,7岁,父病卒,12岁,进其舅父介石办的颖川家塾读书,后随舅父进两广师范学习。民国二年(1913),陈介石当选第一届国会议员,兼任北大文科史学教授。林损从舅父赴京,应聘为《新民日报》编委主持。北大校长胡仁源看了他写的文章后赞之,以为陈亮、叶适不过也。次年,立聘为预科讲师,7年,升为北大教授。

京师人文渊薮,北大名师荟萃。林损以弱龄周旋其间,

## 新旧对垒,发疯骂世

五四运动时,胡适、钱玄同等提倡白话文,为新派,而林损却站在以保存国粹为宗旨的《国故》月刊派刘师培、黄侃一边,与马叙伦、黄节、吴梅等谓之旧派(国粹派),与胡适的新派针锋相对,还产生激烈的交锋,常听其大发狂言。张中行《红楼点滴》中说:林损照例是喝完半瓶葡萄酒,红着脸走上讲台。张口第一句就骂胡适怎么不通,因为读不懂古文,所以主张用新式标点。列举标点的荒唐,其中之一是在人名左侧打一杆子,这成什么话!林损也骂钱玄同,台

## 狂酒无度,佛不能成愿作魔

林损的狂酒,影响甚大。吴梅的弟子卢前有则《酒人林损》日记道:近人乡下酒人,以予所见,以公铎先生第一。中华书局出版的《黄侃日记》中有10多则涉及林损的酒事。其中,1934年中秋的日记最为典型:夜月明甚,正与诸生谈,忽公铎自温州来,下火车时以过醉坠于地,伤胸,状至狼跋,急

## 以狂济学,以狂济志

林损的狂,狂之有道。陈謐在《林损传》中说:余尝谓生平嗜酒,人目以为狂而争避之,然林损竟以此自免。夫损之狂,非以酒盖有道焉,非狂不足以济其学也。呜呼,损真可谓善作狂者矣!抗战爆发,外患孔亟,林损虽已发白齿落,目眊耳聋,手指颤动,持笔维艰,但头脑清醒,对抗战胜利充满信心。在《求仁》

压力很大,故讲学之余,潜心学习著述,一生著作宏富。著有《林损杂志》《伦理正名论》《政理古微》《中庸通义》《老子通义》《辨墨》《庄子总说》《中国文学讲授发端》《文学要略》《永嘉学派通论》《瓯音变迁略论》等数十种,可谓汗牛充栋。1927年春,奉天东北大学校长邀请他到沈阳任教,林损与黄侃同往。当时,张学良兼任东大校长,常轻装到校,邀他探讨学术,两人情谊甚笃,很受张少帅器重。

也许正是他的过人才学,造成气傲自负的性格一面。周作人在回忆录里谈到这么一个细节:一位叫甘大文(胡适弟子)的毕业生拿起桌上的一本北大三

湾出版的《古今中外名人趣谈》有一段记载:林损问钱玄同:你教什么科目?钱玄同答:音韵学。林损说:狗屁。钱玄同火大起来,质问:音韵与狗屁有什么关系?林损笑着说:狗屁也有音韵!林损还骂刘半农无耻无学(吴虞1925年6月11日记),骂戴季陶是国民政府中第一大浑蛋(刘半农1934年3月3日记)。夏承焘在日记中谈及林损说:其人骨头自硬,可入独行传,惟太好骂人耳。吴虞在1932年的一则日记中作诗寄公铎,中有“悲歌难

令田引往医坊叩门求诊,纷纭至夜半。夏承焘的1936年2月22日记道:接一帆函,谓林公铎近日呕血升许,饮酒不辍。黄侃的日记还提到,林损因酒而目疾、心疾,多次住院。周作人说,林损喝劣质酒,其好友黄侃曾当面训斥:这是你自己作死了。林损自己说呢?憔悴卅年求一饱,高谈平治欲谁听?

中声言:中国必可不亡,中国学统必可大兴。还在《醉中作》呼吁“世外桃源休更觅,踢翻蓬岛即神仙,决心死后还要重来甘作壮丁来,足见他狂背后的济世志向。

就在这家国交困,壮志未酬时,林损带着遗憾于1940年8月26日去世了。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颁令褒扬,曰:前国立北京大

学教授林损,性行英迈,学术湛深,曩年参加革命,奔走宣传,不辞艰苦,嗣即努力教育,潜心著述,于政学理,多所阐扬,夙为后进钦响。张学良亲笔写了挽幛:人师、经师、国学大师,表示哀悼。3年后,张继、于右任、朱家骅、陈立夫等70余人发起,于4月12日公葬先生于瑞安前韩山之麓。

十周年的纪念文章,问:林先生看过这册子吗?里边的文章怎么样?林损微微摇头道:不通,不通。甘君不肯罢休,翻开册内自己的文章说:林先生,看这篇怎么样?林损笑道:亦不通,亦不通。还有一则,严薇青在《北大忆旧》中讲到,有一次学生问:现在写文章最好的人是谁?林损回答说:第一,没有,第二,就是我了。可谓傲气之极。刘半农在1934年4月16日的日记里评说:公铎恃才傲物。其实,林损确有过人才学,吴宓在1925年8月22日日中写道:谈久,甚佩其人。此真通人,识解精博,与生平所信服之理,多相启发印证,甚慰。

遣情怀恶,笑骂翻怜醉语真,道出了公铎骂世之真谛。

新旧两学派的对垒,给林损处境造成困难。林损于1914年(24岁)进北大,1927年离开到东北大学任教,后因皇姑屯事件发生,于1929年又回到北大。这次进北大,周围环境已大不一样了。当年的好友马叙伦、黄晦闻等已相继离校。及先生之返也,新学之徒,相与嫉之。1931年,蒋梦麟任北大校长,胡适任文学院院长,林损处境更困难了。终于在1934年4月为适之所排而去。

面对军阀内战不断,往复还,血与泪,不获己,求一醉。只能以酒浇愁,佛不能成愿作魔。他写了一组《饮酒杂诗》14首,表达了心志。发出了“三杯通大道,此意竟谁知”的感慨。可见,林损性格的怪特,被称为北大“怪人”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家庭变故原因的。

学教授林损,性行英迈,学术湛深,曩年参加革命,奔走宣传,不辞艰苦,嗣即努力教育,潜心著述,于政学理,多所阐扬,夙为后进钦响。张学良亲笔写了挽幛:人师、经师、国学大师,表示哀悼。3年后,张继、于右任、朱家骅、陈立夫等70余人发起,于4月12日公葬先生于瑞安前韩山之麓。

## 杨团长催葬

施正勋

最初听到杨团长催葬,是作为瑞安方言俗语来解释的。比喻某人做事雷厉风行,为了目的不择手段,亦带有粗暴无理、漠视民意的贬义感情。经查阅《张桐日记》,并请教深通瑞安乡土历史文化的许希濂等诸位老先生,对这则俗语来龙去脉有了较系统了解。现整理成文,留存警示后人。

杨团长确有其人,名杨志权,原籍广西梧州人,早年毕业于广西陆军学校。隶属于桂系军阀,民国二十四年间(1935),部队调防驻瑞安任团长。杨身材魁梧,性格暴烈,是典型的军阀式人物。

杨到任时,蒋介石在提倡新生活。时任瑞安县长的陈成在整顿县城环境卫生时,首先遇到的是县城内棺材四处无序摆放,长久未安葬,不仅污染环境,还形成死尸与活人争地盘的尴尬现实。国人素有厚葬之传统,亲人长辈去世后,必须筑坟墓隆重安葬,乃至演变成常年停棺之恶习。

史载:光绪年间,盛鸿焘任瑞时,曾专门严厉催葬过。如果说富家停棺缓葬,是出于择吉日之考虑;贫家一拖,便了无时日。有的无钱筑坟,只得先搭一简易棺材厂,临时置放棺木,日后再择日下葬。有一拖数年,尸体腐败、棺板朽烂、臭气熏天者。据年长者回忆,当时瑞安城内面积不足一平方公里,人口仅万余,但西岷山四周的八角井旁(现人民剧院边)、后山平坦(现瑞安华侨电影院址)、城墙脚下,均有棺材摆放,城区中心的鸡肫巷、棋盘坦(今劳动巷原人武部址)、四百巷、小较场也布满棺材厂。城内民宅与棺材厂紧挨着,不仅污染严重,且充斥阴森恐怖气氛,天一黑,胆小者、孩子不敢外出。

县长陈成为此伤透脑筋,驻守西山的部队也有异议。

陈灵机一动,找杨团长商议,要求帮忙处置遍布城内的棺材,杨爽快地应承下来。陈成说:请用一个月时间清理好城内棺材厂,如何?杨志权随口答曰:当兵的,镬灶打脚肚上,一有命令就开拔,等不上一个月,三天就够。陈成闻言,惊讶不已,心存疑惑。杨志权却言出必行。次日一早,即找人钉制一个木牌,上书“催葬告示”:自即日起,所有停放在城内空坦的棺材,限三日内各自移走,入土安葬,逾期作无主处理,一律烧掉。

杨找来一位单身、靠打散作谋生的潘老伯,交代他背上告示敲锣沿城大街小巷走遍,达到家喻户晓。许多老实百姓闻讯,主动安葬摆放的棺木,也有人抱观望怀疑态度。有人说,鸡肫巷有具棺木是温州师管区参谋长岳父的,难道杨团长真敢烧毁?哪知第二天,杨便命令士兵先把鸡肫巷那几具棺木抬到隆山脚下(现百好厂宿舍),放话:若不搬去安葬,明天先烧。

师管区参谋长只得连夜坐船赶回家,将岳父棺木安葬。见此状,众人咸伏,到第三天,城内棺木皆处置一清。不仅环境改观,更留下了杨团长催葬这句方言新谚语。时在1935年农历十二月初。

杨驻瑞约两年时间,平时治军严厉,注重军纪,常率领巡查队上街察看军纪,凡未扣风纪扣、衣衫不整者,严加整饬,重者即用藤鞭抽打。凡百姓亦赤膊上街,亦加斥责。有人认为杨作风暴戾,不足为训。如张桐日记云:千古未有见此虐政者。杨某尤凶悍不容劝诫,稍有违言便辱以藤条。以为杨的做派乃不法之举。

此后不久,杨志权调离瑞安。1937年8·13淞沪会战之时,杨率部参战,在与日寇激战中阵亡。